大規模小格局
音樂節的前瞻與改變

澳門藝術活動辦得愈來愈成熟，早前的澳門藝術節餘韻未消，澳門國際音樂節已經如火如荼展開宣傳。一如以往，這屆音樂節節目依然豐富，有為紀念華格納和威爾第誕辰二百周年的重量級歌劇製作，又邀來享譽國際的韓籍小提琴家鄭京和獻技，更將百老匯長壽歌劇《西貢小姐》帶來澳門演出，而對我來說，最引頸以待的必然是近年大熱的台灣文青歌手張懸的清新吟唱。從古典到現代，從傳統到流行音樂，從歷史悠久的樂團到搖滾Live band，音樂節具備了一定的元素，能夠吸引大眾的目光是意料中的事，而其與香港藝術節大相逕庭的營運模式也多了一點玩味的空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主辦方提供

■葡萄牙高秉根樂團

■《西貢小姐》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

有別於香港藝術節的獨立營運，澳門藝術節及澳門國際音樂節在澳門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能夠「拋開」資金、票房這些因素，可以伸展的空間自然比較大，而當局承受的壓力也遠遠小於香港藝術節，由此衍生出的節目，相對而言，也比較豐富多元。

提升競爭力

澳門這兩大重點文化節目，每次的預算都超過三千萬。文化局局長吳衛鳴在記者會上便透露，2011年的音樂節預算是三千四百萬，2012年是三千萬，今年是三千六百萬，上年的售票率高達90%，其中80%是本地人。看似理想的入場人次，但問到票房實際數字時，一時半刻也回答不出來，但他們也坦承，票房收入的數字佔總開支比例並不多，某程度也反映了，音樂節似乎還有努力的空間，比如觀眾的培養、藝術教育等。

如果將之當成純粹的藝術活動來看，亦無不可。音樂節藝術顧問呂嘉便給出一個有趣的看法：沒有資金、票房等市場壓力，藝術團體可以放手去做一些純藝術性的演出。對於藝術家而言，這當然是一個優點，誰不想在這麼優渥的環境下創作，但這是否值得宣揚則是另一回事。藝術脫離市場是很理想的想法，但藝術脫離市場則等同脫離觀眾，而將觀眾排除在外，又能否做出有質素的演出？

每一個藝術節都強調質素，質素是打造品牌的基石，當品牌夠力時，自然能從觀眾處收回相應的票價。仔細翻看今屆音樂節場刊，22項節目，個個都超班，網羅的海內外演出團隊也閃閃發光，但票價相對香港藝術節目來說，還是很低。文化局文化活動廳長楊子健說，當局經過多年的活動籌辦，已經慢慢培養出一批觀眾，而這些觀眾也願意支付昂貴的票價去看表演，所以他們已逐步調升價格，從上年最高的350元調至今年的450元。在他們的構思中，還需要5至10年時間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威爾第四幕歌劇《阿伊達》

為了和世界接軌，今年音樂節的籌辦方式也有所改變，從以往的藝術總監式轉為藝術顧問組織，以文化局長、文化活動廳長及其他單位的代表藝術家，如歌唱家莫華倫、澳門樂團音樂總監呂嘉、中樂團音樂總監彭家鵬為首，組成一個十人顧問團，為藝術節的發展及策劃提供建議及指導。集思廣益自有其好處，但成效與否一時半刻也難以判斷，目前看來，其號召力及關注度愈來愈廣泛，從剛過去的澳門藝術節的豐富評論可透露出一點蛛絲馬跡。

兩地借鑑學習

澳門藝術節/音樂節有幾點是值得香港學習借鑑的。

第一，如何在缺乏場地的情況下，發掘可利用的空間。澳門如同香港一樣，多年來一直欠缺演出場地，但幾年前開始，當局着手利用世遺景點作舞台，如鄭家大屋、崗頂劇院、大炮台等，又善用具宗教氣息的玫瑰堂作宗教作品演唱地。前年甚至在黑沙海灘舉行戶外演出，引來熱話。香港能否在文化中心、大會堂、演藝學院等固定場地以外，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或加入戶外演出？

第二，結合文化與旅遊，吸引國際觀眾。澳門文化局與旅遊局緊密合作，發展出另一條產業鏈，畢竟澳門人口少，單靠本地觀眾人氣支撐二十多項節目實在很勉強，也難以打造出口碑。因此，旅遊局每年都加強宣傳，今年甚至推出《音樂之旅》優惠，購買指定門票兩張，可獲贈往來香港澳門買一送一單程船票優惠。文化與旅遊業的結合，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與經濟收入，也有助於城市的文化發展。

第三，加入流行音樂元素。這也是澳門音樂節最引人注目的節目之一，每年均邀請至少一位或一個團體進行戶外音樂會，2011年中國搖滾教父崔健與音樂人恭碩良的火爆演出，2012年由本港著名樂隊太極擔大旗，而今年則更精彩，台灣的張懸與澳門本地band隊的合演，叫人期待不已，最重要的是——這是免費節目。崔健的到來，吸引了一大群內地樂迷前往觀賞參與，而張懸的到來，相信也會帶來一批海外遊客。這種策略性的調和（古典與流行音樂），將音樂節從小眾的玩意提升至普遍的活動，吸引不少年輕人參與，擴闊了觀眾層。

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小格局的演出方式，雖有不足，但也值得期待。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新文本戲劇節2013
——談《漂流》與《耳搖搖》

盛暑，總是牛棚前進進「新文本戲劇節」的季節。所謂「新文本」自是相對「舊文本」而言，而「新文本運動」更是一個結合創作演出、劇本翻譯、表演研究、教育推廣的戲劇藝術計劃，持續地為香港劇場引入當代歐陸最火熱、最銳利的劇本，讓觀眾認識當前西方劇壇最富創造力的發展。關懷時代、創新形式是「新文本戲劇」的共同特色，「新文本運動」在2012年，即第一年，以莎拉．肯恩（Sarah Kane）或「直面劇場」（in-yer-face theatre）為焦點，去年牛棚上演《驚爆》，所呈現的主題因子如戰爭、爆破、性暴力、口交、吃人等，讓不少劇場觀眾大吃一驚。莎拉．肯恩的《驚爆》更與馮程程的《誰殺了大象》、甄拔濤改編自駱以軍同名小說的《西夏旅館》，為「新文本戲劇節」揭開2012年的序幕。

其實，前進進積極推動的「新文本運動」，可謂從來久遠矣。打從2006年已不輟地譯介多位歐陸劇作家的作品並實驗演出，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與少女》（2008年）和「文本的魅力」（2010年）等等。2010年的「文本的魅力」已具「新文本戲劇節」的雛形，大張旗鼓在同一季度串連三位香港劇場導演，分別再現晚近三個歐陸經典劇本——夏洛瓦《母雞身上的刀子》、邱琪兒《遠方》和李希特的《神級DJ》。及至去年，「新文本」計劃正式獲得資助，「新文本資料庫」隨之於2012年5月啟動，成為香港首個以新文本為主題的表演藝術研究平台。

資料庫作為「新文本運動2012-2014」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計劃每三個月發佈一次「劇作家檔案」，引介一位當代重要的歐陸新文本劇作家。至今已發表的劇作家檔案計有Sarah Kane（英國）、Caryl Churchill（英國）、Martin Crimp（英國）和Marius von Mayenburg（德國）。而進入第二年的「新文本運動」，在2013年開始將焦點從英國稍稍轉移到德國，並將於九月發表《金龍》（Der goldene Drache），從而探索德國當代劇場發展的特質和興味。

八月，打頭陣的分別有潘詩韻文本、李鎮洲導演的《漂流》和俞若玫文本、張藝生導演的《耳搖搖》。香港文本創作人和導演的兩齣作品先行，似有意強調「新文本」的本土實驗可能性，《漂流》更是其中虛實交纏的一個詩意文本。《漂流》靈感來自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囚時寫給妻子的《獄中書》，潘詩韻將之演繹為七封信箋：回憶、更新、提升、喜悅、覺醒、發現和創造，再由禤思敏鏡像般演出一位被囚人士妻子的角色。《漂流》作為一齣獨腳戲，嘗試以語言框架區隔妻子日常生活的感知和遠距離與丈夫憑書信溝通的精神囈語。因此，《漂流》的首尾，妻子以廣東話投訴着鄰居的做愛聲浪太擾人，並由現場「扮演」噪音的鬧市打樁聲；踏入與丈夫魚雁傳信的部分，妻子的囈語就變為普通話聲音導航。

單從選角而言，禤思敏飾演一位外形嬌小，受盡外在世界無物之陣不斷侵擾的女性，形神俱佳，超短髮令人浮想聯翩；偶有歇斯底里的小失控、大煎熬，也演得恰到好處。從演出框架來說，語言的設定原是遙指現實中背景相若的真實人物，但落實到精神囈語的獨白，似乎變成大量書面語的背誦。換句話說，以演員的第二語言「聲演」精神的聲音，在劇場上無法不顯得疙疙瘩瘩。李鎮洲的導演手法，亦傾向將「故事」或「精神狀態」的升沉虛化，從一開始受噪音困擾的妻子被困於白色透明紗罩，到最後出走時鐵架降下，妻子睡在架上，全場燈光盡黑，再亮燈時中庭只餘空蕩蕩的架子，心靈的掙脫，人的出走，都詩意地完成。

想當然，這些劇場處理自是源於文本的詩化傾向。觀乎潘詩韻在今夏處理的兩個文本《房間》和《漂流》，足見她的觸覺敏銳、情感豐富。我更感興趣的，其實是《漂流》以妻子出走收束，所謂「漂流」既是妻子「精神出路」，也是「具體行動」。即使是詩化的「以劇場寫詩」，落實到劇場亦似乎難以在全劇發展百分之九十，毫無徵兆下突兀「漂流」。這也使得最後妻子的「受不了」，反倒是全劇忽然「實」起來的一筆。

相對而言，《耳搖搖》卻一直很「實」。《耳搖搖》講述一名跑手衝刺前的幻聽，從而引入種種城市躁動、流言蜚語、高官醜聞，再輔以性工作者的副線，似乎更強調了肉體在城市中的糾結。《耳搖搖》最吸引的，反倒是一連串靜默或微弱聲音的迸發，如荒腔走板的小提琴版《獅子山下》。《獅子山下》一直被視為代表香港的「港歌」被惡搞，皮裡陽秋不問而知。計時器的聲音亦貫穿全劇斷續「襯底」，再加上台左定海神針般的巨型「鐘擺」，《耳搖搖》在在皆流露出對時間與聲音的關注。

未許不是俞若玫文本要抒發的社會情緒太龐雜，要說的話彷彿如大量山泥傾瀉下來，跑手、魔術師、山寨熊貓皆一腔醒世恒言。表態的時代，人人都搶着說話，但劇中的小女生卻不知可以跟誰說話。值得一提的還有張藝生的「導」，張藝生大概傾向將俞若玫的詩化語言具象化，如《耳搖搖》開首的「拍翼的蝴蝶」被演繹為《CLASSIFIED POST》廣告般的拿着報紙跳舞，活潑有趣；最後的「貨櫃中的瑜伽」更是將困鎖空間與屈曲身體對舉到極致，頗見《耳搖搖》「實」的演繹傾向。

綜觀而言，「新文本戲劇節2013」的兩個本土創作各有優劣，而且主題因子都非常「香港」。九月初，來自德國文本的《金龍》將接力登場。期待《金龍》。

視覺推介

高尚的情色　瘋狂的癲馬

女人脫光光，踩着高跟鞋，是搔首弄姿，也是聲色魅惑。從來沒有一個節目叫人如此震撼，如果身處法國，或許不會大驚小怪，但在香港，總是有點格格不入。女人可以美到甚麼程度，女人的體態可以多前衛，未看過《巴黎癲馬》（Crazy Horse），真的難以想像。

法國前衛藝術家Alain Bernardin於1951年在巴黎創立「癲馬」，取馬之卓爾不群、姿體美態，而癲則略帶隱喻，暗藏兀傲的野性，以凸顯女性的狂野慾念與體態之美。當然，癲馬可以有更深層的意思，畢竟Alain受美國文化影響非常深，但可以想像，台上的癲馬女郎展現的身體內涵，不能以「色情」來概括。

女性的性感、妖媚，也是一種藝術。法國人早於六十多年前，已有探索女性身體美學的念頭，放諸於巴黎演出，絕不會有人覺得這是賣弄色情，反而是一種情調，一種藝術的鑑賞方式。

癲馬女郎來自世界各地。倫敦來的Taina早年在巴黎看過表演後一直念念不忘，最後忍不住寄出自己的履歷表，成為其中一員。來自法國的Daisy擁有迷人的藍眼睛，一邊跳着芭蕾，一邊學着音樂，最後加入「癲馬」行列。生於南非開普敦的Yafa，擁有秀美的身材，21歲加入其中。Loa已成為癲馬女郎八年，至今依然熱愛這個舞台。「這是一個女性的表演，透過燈光折射，呈現藝術的內涵。」她們覺得這是情色、是性感，但絕不色情。

每一幕的演出時間都不長，可能只有兩三分鐘，每一幕都有特定的主題，而吸引觀眾的點各有不同。「這不是一個有故事情節的表演，有時我們十個女孩會一起跳，有時是兩三個，有時會有獨舞。」女孩想要表達的，可能是「狂野」、「飢渴」等情緒。「我們想要啟發女性觀眾，要她們對自己多一點自信，鼓勵她們可以性感一點。」即使是裸體，女孩們在燈光的投射下，完美地融合聲、色、光、藝及原創舞蹈，舉手投足間細緻的舞步，帶來視覺上的衝擊。

據說，在法國欣賞癲馬演出是一種高尚的社交活動，無論平民還是貴族，都對舞蹈員十分尊重。而女孩們也說，表演至今，觀眾都非常開放，從不曾有人指責或批評她們。或許人們對於身體始終有一分好奇，即使擁有曼妙軀體，甚少人去了解其中的奧妙或可塑性，因而不論是此前舉辦的《人體奧妙展》或《巴黎癲馬》，都讓人眼界大開，重新去與身體對話，重新去挖掘身體的可能性。

女人，就該是這樣。九月，《巴黎癲馬》見。

文：伍麗微